

四川文史资料

第六卷

社会民情编及其它





ISBN 7-220-03406-7



9 787220 034060 >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六卷

社会民情编及其它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袁正平

黄成军

李洪烈

王培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戴雨虹

责任校对：伍登富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1—6 卷）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 3 号）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155.25 插页 5 字数 3600 千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406—7/K·502

印数：1—5000

定价：198 元

目 录

(一) 旧时社情

少城今昔

——古城风貌	刘钟灵 (3)
四川茶馆	沈风志 (11)
四川的会馆	黄友良 (18)
解放前成都的“治安”	侯少煊等 (27)
解放前江油的苛捐杂税	姚叔平 (47)
县长伏诛记	曹正文 (51)
酷吏吴龙骧	贾 飏 (54)
民国时四川武林和我的习武生涯	彭元植等 (61)
回族武术宗师马镇江事略	马晓东 (81)
海灯法师其人其事	敬素秋等 (85)
三十年代射洪“入市见闻”	黄开富 (93)
记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从云	周之德 (97)
解放前四川乞丐的形形色色	崔显昌 (113)
自流井的“叫化营”	罗彼元 (150)
旧社会的“丐帮”	王泉浦 (155)
民国时期巫师活动见闻	付荣贵等 (162)
解放前成都的赌博	侯少煊等 (167)
民国时的苍城赌博	陈正福 (175)

重庆的娼妓和解放初禁娼记	孙 曙 (179)
重庆名妓姬三姐	蒋治清 (191)
恨忆当年	康素珍 (208)

(二) 民俗

童年往事	陈开泗 (225)
都江堰放水节	王纯五 (231)
丰都逸事	李祥麟 (235)
川北抬滑竿轿子的报路行话	郑中立等 (249)
尹仲锡与慈惠堂	陶亮生 (254)
双流与善公所	朱明礼 (263)
敲马锣的手艺人	陈洪伦 (267)
民俗文化的一支奇葩 ——郫县望丛赛歌会	卫志中 (270)
射洪川剧演出习俗	敬永林 (275)
旧川戏班的班规制度	万斌武等 (287)
故乡风物话射洪 ——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	袁守成 (299)
重庆的轿行	陈宗树 (316)
内江往昔采风录	邹作圣 (332)
民国时川北民间的婚、丧、庆、忌习俗	舒羽丰等 (367)
“大足馆”与妇女放足运动	陈宪卿 (377)
民国时苍溪的祈雨习俗	张子波 (380)
求雨	胡光翰等 (383)

(三) 帮会

四川袍哥	王大煜 (391)
益社始末	庞佑珩 (414)

袍哥组织活动中的“打红棍”	黄素约 (434)
重庆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革命	陈攸序 (437)
同善社在四川内幕一瞥	刘登选 (445)
宜宾哥老会	何俊民等 (452)
公子袍哥石孝先	王云凡 (473)

(四) 烟毒

忆四川烟祸	谢藻生 (491)
芦山铲烟亲历记	杨若瑜 (512)
宜宾烟祸纪实	资耀石 (525)
解放前荣经烟祸略忆	陈耀伦 (551)
川江烟毒走私见闻	陈锦帆 (558)

(五) 匪患

我罪恶的土匪生活	善 成 (579)
川北土皇帝——黄清沅	梓童正 (591)
金堂巨匪赖金廷	金文铸 (603)
土匪胡占鳌在营山的暴行	营正文 (620)
广汉“匪世界”	侯少煊 (625)
集军匪袍特为一身的冷开泰	熊倬云 (642)
川陕边境的山大王——王三春	王永清 (663)
昔日蓉城的四大“歪人”	康兆奎 (671)

(六) 灾情

叠溪大地震亲历记	张雪岩 (691)
解放前四川疫情	沈卫志 (696)
1934 年和 1936 年四川灾情述要	甘典夔 (708)
宜宾三次大水记	王圣民 (717)

南充癸卯大水与丙子、丁丑旱灾纪实	张恢先等 (724)
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	石懋修 (727)
建国前的江彰义行掩埋所	王绰然 (734)

其 它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与美国空军援华抗日经过	黎成德 (741)
在史迪威将军身边工作的日子	王楚英 (752)
抗战初期外国新闻记者在重庆的活动	陈云阁 (770)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史话	陈 铎 (776)
抗战期间成都地区特种工程与美国空军的援助	
.....	张惠昌等 (785)
日机轰炸泸州文幼章率医疗队前来抢救	朱花朝 (794)
“两航”起义概述	李开毅 (796)
后 记	王 于 (810)

（一）旧时社情

少城今昔

——古城风貌

刘钟灵

成都是古蜀国的首都，历史文化名城，现为四川省的省会。她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多种文化遗产。公元前3世纪，秦惠文王灭蜀，置益州郡，派张仪筑城于成都，同时在西偏筑内城，又叫少城，历时久远，代有废兴。清季的少城称为满城，实为明嘉靖时蜀王朱让栩修筑。康熙末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又补建西御街西口至羊市街西口一段，城高二丈，厚八尺八寸，顶上有檐，宽三尺。城区占地四里五分。

一、城垣规格

少城的城墙，北由八宝街东头到外城西门（原名清远门），城墙上的栅子叫北栅子。东从八宝街东口南达羊市街西口接年羹尧所补一段至西御街西口，再起半边桥（原名灵寿桥）西折经君平街、小南街转西较场（今成都军区后勤部驻地）和南较场（今3508厂）之间再折至外城城墙上的南栅子。

城门四道：南安阜门，在今小南街与君平街之间；北延康门，在今长顺下街与宁夏街之间；东门两道，在西御街与祠堂街之间者叫迎祥门。民间为别于外城城门，皆冠以“小”字呼之。所谓小南门、小北门、御街小东门、羊市小东门是也。各门城楼中“迎祥”最为壮丽，城楼上两道黑底白字的匾额，在内者书“少城旧治”，在外者为“既丽且崇”，比其它门显得格外雄峻风光。

二、里弄纵横

鸟瞰少城，略形狭长。城内有大街小巷共42条。北人称巷曰胡同；南人则叫里弄或衖。但正名应是“巷”。《诗·小雅》有《巷伯》一篇，注：巷，宫中小道也。后来民间亦称“小道”为巷，如《论语》中有“达巷”。胡同、衖、弄，实皆“巷”音之转。满族本东北民族，清都北京，故习惯北人的称呼。所以少城内的小巷皆名胡同。兹列少城街巷今昔名称对照如下：

少城街巷颇似一条巨形蜈蚣，以将军衙门为头，长顺街为脊，直抵西大街与八宝街之间的延康门为尾，左右两边小巷犹蜈蚣的足。又由两边小巷末端接上东、西城根街（含同仁路）两通道。再以金河以南今人民公园南边园地，当时叫永明、永济的两胡同直通南较场的水西门为城南通道；今八宝街、西大街至老西门为北通道。于此，整个城区四面八方都有大道与外城衔接。

少城区内以长顺街为主干道，清代从长顺街左右两翼划定胡同地段，再就胡同两侧划分若干小段，每段面积约一亩左右叫做“甲地”。

由北至南左翼巷道今昔名称是：八宝街（延康胡同和笆笆——大粪胡同）、东二道街（里仁胡同）、半节巷（仁里胡同）、过街楼（集贤胡同）、红墙巷（普安胡同）、东马棚街（仁德胡同）、东门街（五福胡同）、长发街（长发胡同）、黄瓦街（松柏胡同）、娘娘庙街（育婴胡同，现已拆除，改为住宅）、商业街（都统胡同，又称“大人街”，民初曾在此办商业学校）、多子巷（太平胡同，曾名刀子巷，刘湘住此时，以刀是凶器不祥，改“刀”为“多”）、仁厚街（仁厚胡同，亦名“清大人巷子”）、桂花巷（丹桂胡同）、斌升街（斌升胡同，亦名塔大人巷子）、东胜街（左司胡同，亦名左司街）、将军街（猫猫胡同，杨森住此改今名）、永兴街（永兴胡同，亦名二甲巷子）、牌坊巷（永顺胡同）、祠堂街（喇嘛胡同，当

时因住户极少，连同南面的“头甲巷子”与“桅杆巷子”统称永明胡同）。

右翼巷道是：西大街（清远胡同）、西二道街（清顺胡同）、三道街（忠孝胡同）、四道街（联升胡同）、焦家巷（上升胡同）、西马棚街（阿产胡同）、槐树街（槐荫胡同）、吉祥街（吉祥胡同，亦名新巷子）、奎星楼街（光明胡同）、栅子街（仁风胡同）、实业街（甘棠胡同，清朝的四旗官校及民初的女子学校均在此）、泡桐树街（泡桐胡同）、支矶石街（君平胡同）、宽巷子（仁里头条胡同）、窄巷子（仁里二条胡同）、井巷子（明德胡同）、西胜街（右司胡同）、柿子巷（永丰胡同）、金河街（待考）、横小南街（通顺胡同）、方池街（钟灵胡同，俗称大坑沿儿）、蜀华街（东头原称厅子街，西头叫永发胡同，俗称二条巷子）、包家巷（永济胡同）。

三、旗兵布置

清初，外省移民来川“插占”土地时，逃亡在外多年的川省原籍地主曾组成“还乡团”武装反攻。清廷为进行镇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从荆州调来满蒙旗兵 3000 人驻防成都。继以川省交通不便，换防开支太大，于康熙六十年选留精壮 1600 名固定驻防成都。

八旗弟子本清朝所依靠的嫡系，三藩叛乱，增建绿营旗兵驻防各地，绿营原均由总督、提督统领。

乾隆四十一年平息大、小金川之乱后，成都开始设置“将军”。他们的分工是：总督管军政和战略布局，故称“大帅”；将军掌令箭，即古之兵符，今之军令；提督的职务是作战指挥。清廷的目的是互相钳制，不让军权集中于一人之手，这是总结“三藩”之乱后制定的策略。

成都驻防旗兵共编 24 甲，每旗下属三甲，每甲有骑兵 60 名，一甲中又有 6 名佐领（满语叫拨什库，犹今之班长）。

八旗分内外：满、蒙兵为内八旗，汉军属外八旗。旗下设甲，但编制不尽同。驻成都旗兵皆为三甲。头甲二甲系满族，三甲则是蒙族。八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各旗在少城内有官街8条，兵丁则分驻各胡同。

八旗的驻地与北京内城布置方位相同，即：正镶黄在北，正镶白在东，正镶红在西，正镶蓝在南，是取五行相克之意。旗兵布防又分左右两翼，左翼负责东半城。右翼负责西半城。另在大城的西门和少城的四门各设盘查机构五处，再包括南、北栅子的七所巡守卡子和水西门（金河入口处）、半边街（金河出口）两处的水栅卡子以及流动卡等，可见旗兵布置的周密。

八条官街亦即各旗具体驻地：镶黄旗——东马棚街，正黄旗——西马棚街，正白旗——商业街，镶白旗——东胜街，正红旗——实业街，镶红旗——西胜街，正蓝旗——仓房街（今人民公园内），镶蓝旗——蜀华街。

官署衙司设置地点如次：

1. 将军衙门——金河北岸

2. 副都统衙门——商业街

3. 左司衙门——东胜街（又名左司街），乾隆十七年以镶白旗头甲佐领衙门改建，左司的职务是办理旗兵编制和官兵升降、调迁，顶替及缉拿犯人等事项。受兵、刑、工三部的督导。

4. 右司衙门——西胜街（亦名右司街），原由镶红旗二甲佐领衙门改建，职司粮食、户口、马料、武器及旌表抚恤事宜，受吏、户、礼三部的督导。

5. 正黄、红二旗协领衙门——在实业街，后改建上四旗官校。

6. 镶红、蓝二旗协领衙门——在蜀华街、包家巷之间，后改建下四旗官校。

7. 镶白、正蓝二旗协领衙门——在今人民公园游泳池地段，

曾改建为永济仓。协领均兼一佐领。协领衙门改建后，其办公处俱设他们的住宅邻近。

8. 镶黄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东马棚街。

9. 正黄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西马棚街。

10. 正白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都统街（商业街）。

11. 正红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上官学街（实业街）。

12. 镶白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左司街（东胜街）。

13. 镶红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右司街（西胜街）。

14. 正蓝全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仓房街（人民公园内）。

15. 镶蓝旗佐领、防御、骁骑校衙门在下官学街（蜀华街）。

16. 理事同知衙门，简称理事府，设在外城红照壁。主管八旗零户兵丁闲散人口逃亡事项，报由将军、副都统查拿；发遣当差及为奴逃走者，直接行牌缉捕。如兵丁和人犯逃亡则须报请兵刑两部，行文邻省将军、本省总督、提督通缉。此外，凡旗民买汉民为奴并旗下家人赎身等事亦由理事同知受理。

17. 军标副将衙门，在外城拐枣树街。

18. 军标左都司衙门，在外城西顺城街。

19. 军标左守备衙门，在外城鼓楼街。

此外于水西门的金河两岸设置有火药局和演武厅。嘉庆四十九年在演武厅上挂上满汉文对照的《八旗箴》牌和乾隆年间的《行军纪律》用作教育，又成立“恩赏库”以资鼓励。

满蒙旗虽定驻少城，为奉清廷命，亦可由将军调赴省内外或戍边。这支劲旅的指挥机关就是坐镇少城的将军衙门。这里原为副都统衙门，乾隆四十七年，成都增设将军，四川总督文绶决定以副都统衙门改建。同治七年，崇实莅任，认为观瞻所系，乃大肆扩修改建，始有照壁、头门、二门、厅堂五层，东西辕门，双斗桅杆，仪门以内有文、武官员办公之处及武捕房、满汉印房、校

园（即箭道），还有符楼和吹鼓楼。大堂的两侧有亭园楼阁和四时花木的园地；东辕门上匾额，上写“望重西南”。西辕门上是“声扬中外”。大堂前面的牌坊为“控驭岩疆”四字，头门上则高悬“帅府”二字。衙门前后皆有旗兵执戈守卫，显得威严肃穆。

四、旗民今昔

清代，满蒙兵丁及其眷属居住少城达 200 多年之久，他们随着清朝的兴衰，在和风中或在苦雨里，过去了若干代人。于今，人民城郭，面目全非，特别在 1949 年之后。

少城是一块幽静空旷的宝地，背靠古老的汉城西南城隅，近依旧皇城高地。条条胡同通达四周通道，连接汉城繁华市区，清澈的金河横贯其间。河的两岸田连阡陌，树木丛生，就军事观点来看，这一切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需的。

少城居住满蒙旗兵眷属是始于康熙六十年旗兵定驻时，清政府为安定军心迁来眷属，当时户口是 2 千余户，人丁 5 千余人，嘉庆时，户口增长到 2153 户；人丁 10998 名。同治十年户口又增为 4500 余户，人丁 13700 多人。光绪三十年，户口又增为 5100 余户、男子 1.2 万余名，女子 9 千余名。但从辛亥革命至 1949 年成都解放，据不完全统计，少城的满蒙人民则只有 2 千多人了（据满蒙族史略）。人口剧减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一、世代依赖所谓“皇粮”的供给，无志求学进取。

二、受清廷军营制度束缚，八旗官兵死亡世袭递补，不增编制。因无就业机会，游民日增。

三、清政府被推翻后，满族人纷纷改汉姓或离开成都。

四、由于八旗子弟无生活技能，又值军阀兴起，于是“吃粮”投军。另则坐吃山空后“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康乾盛世，国富财丰，福被八旗子弟，他们世沐皇恩，过着优裕的生活。在那“幸福”的

岁月里，他们不愁衣食，不事劳动，长年所为，不外美化家园，扩大房屋设施，尽情装饰，广植花木果树，挖地筑池，饲养金鱼鸟雀，赏玩古董、字画乃至斗鸡、斗蟋蟀诸事，以消磨时间。人入少城，乍觉“别有天地”，醉舞锦水春风。这是世外桃源吗？不。满蒙旗民也有他们的苦恼与忧戚。清廷对他们还有许多限制：一、未经准假不能自由进出少城，违者关卡人员缉拿严办；二、晚间，大门不能内拴，由执事者外锁，次晨开启；三、奉祀家祖先神只书名讳，不得题写官衔，供神只限“关圣帝君”和“观音大士”，不能供他神；四、不准喂狗；五、不准干其他职业尤其是经商，名曰防止与民争利，实是杜绝复杂交往；六、一切顺从军制，不准谈国事；七、外游只准到祠堂街关帝庙。这些清规戒律都不外以蔽目塞聪为手段，达到限制思想行动自由的目的。庄子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祈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正因如此，所以旗民也就陷于生活腐化，精神空虚，意志消沉而不能自拔。

辛亥革命后，名义上建立了五族共和国家，但并未彻底解决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这些问题。成都的满蒙族人，许多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而纷纷改为汉姓。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下列44个姓氏，如镶蓝旗的蒙族改姓赵与刘；正蓝旗的满族改姓余，其余：金、吴、雷、巴；白、布、陈、郝；关、马、余、李；甘、陶、杜、穆等一般汉姓都有。

民国时期，少城地区有了划时代的变化，少城不再是满蒙族占有，更多汉族人民亦进住此间。户口增多了，然而少城仍显得清淡幽静，人们都认为这里是“住家”的优良境地，达官富贾纷纷来此购地置房，新建了许多四合院，且风格装饰，各具特色：回廊曲径，绮阁清池，绿树浓荫，杂花铺陈，把成都装扮成一座花园都市，因而出现了“小巴黎”这别称（世称巴黎为花都）。

过去少城商店都集中在主干道的长顺街，两侧胡同都是深宅